

史

記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欲貴則菜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

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馬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言天子

色之駟馬漢書作駟駟與一色也或作駟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

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

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一黃金一斤索

二銖秦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炭與也日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約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炭以一斤為一金是其義約

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

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

難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

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後書葉字作躍。索隱曰李

奇云稽貯帶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解晉

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云踊騰猶傷

昂也伍昂者不貴不賤也今案後書葉字作躍者謂物

踊貴而價起有物之騰躍而起也然葉者出賣米

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粟三而舍一是也

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金豈以一片為一金天下已平

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

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而不領於

天下之經費

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為一

年之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索隱

費也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

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大倉以給官

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

如傳曰步

乃更鑄四銖錢

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

錢

索隱曰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富埒天子

下云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

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咽案孟

陳曰富与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

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

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

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

得至大庶長

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

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

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

益造苑馬以廣用

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苑而養馬以廣用則為是軍國之用也

而宮

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

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韋昭曰巨萬今萬萬

貫朽而不可校

如淳曰校數也

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

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

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

漢書音義曰皆乘公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跟西故字不

得出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

子孫長大而

居官者以為姓號

如淳曰倉氏便氏是也索隱曰案如淳注出

食貨志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

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

武斷於鄉曲

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

宗室有土

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

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正義曰烏侯反今

事吶越

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

安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

朝鮮置滄海之郡

素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舊名

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

素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

五亂反索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詆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

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

其後漢將歲

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

正義

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

築朔方

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

魏不改隋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鐘六石四斗散弊於邛犍以

集之索隱曰應劭云臨邛屬犍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

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昭

曰更續也或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

郡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

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

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

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
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
錢韋昭曰經耗賦統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
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
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索隱曰蹛音逝謂貯也幸昭音蹛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林今蹛字則義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賈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述士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多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錄

七級曰千夫八級曰軍衛九級曰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十級曰

萬凡直八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

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

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

十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

爵高故得試為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

吏先除用也其有罪又減二等

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為吏殆謂此

大夫故揚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

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馴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

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

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条

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抹十

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

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
尔非也大類亦以為然

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

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

張晏曰吏見知不牽效為故縱

而廢格沮

誅窮治之獄用矣

如淳曰發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誅謂非上所行若額異反脣之比也○

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誅音非謂發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誅謗之者皆被旁治故云發格沮誅之

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

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

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

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

谷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
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
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
是往十餘歲河決觀

徐廣曰觀縣名也禹東
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

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
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
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
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
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
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江鄧而胡降者

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餘贍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墳曰秦逐匈奴奴以收河南地

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

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賄也○索隱曰蕭該案字林云蹠蹠止音竹此謂居積停滯蹠蹠也子貢發貯蹠蹠財

是轉穀百數音奇口廢居居邑徐廣曰度居者有貯畜之

其非射利也。綏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賸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圖氏云：廢出賣也。居賸蓄也。具止賣於居者為廢故。徐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氏云有所費有所畜是也。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

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賈巨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作錢不作餘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

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也赤金也

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

內實重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錢益

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

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

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龜故白

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

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背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反劉氏音息悉

反尚著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解馬融云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

百三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

重六兩下小擗重四兩也云以重老小者謂半兩為重

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

好之下又有三曰復小擗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擗

連珠文也爾雅注擗首狹長也謂長而又四角今縣官銷半兩錢

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

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北後也桑弘羊

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

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防竇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

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丘革

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

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滴令伐棘上林

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

作昆

明池

索隱曰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首悅云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

徐廣曰

元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食矣有司言三銖

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

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藏陛下

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

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若手

牢盆小顏云蘇林說是樂彦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

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索隱曰管固也索隱曰也

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其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其沮事之議不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史記音義曰欽音徒計反

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著云欽踏脚趾也字林音大

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

代則至魏武改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以減代賦也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

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

頗被苗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

皆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輜車賈

人絳錢皆有筭請筭如故

李斐曰絳絲也以貫錢也一

絲伊縵如淳曰胡公縵錢為縵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

輜車者有輜車使出稅一筭二筭也

平准書

作冀貸買居邑稽諸物

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

及商以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

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

其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也郡廷富者為車騎士

商賈人輶車二算

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

船五丈以上一

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

索隱曰悉及也具也若通

其家財不周悉及者罰戍邊一歲

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

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

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

也敢犯令没入田僮

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没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

天子

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

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車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昔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漢書

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彙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
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
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屨而牧羊韋昭曰復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
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
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
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
丙寅而桑弘羊為大農丞堯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

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

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

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 記者衆

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

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

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

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

農頽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

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
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
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
詔令初下有不便與也異不應微反胥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
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
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
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
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
巧難以鉉錫也亦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
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

側邊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紐錢也白

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

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索隱曰案彥云諸所廢與

附上周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其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漢書百官

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置官有上林為鑄錢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具此三令乎鑄錢

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

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

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

下漢書曰凡為貴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

也如淳云告緡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

反者如淳曰治匿諸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者

多所平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曰如淳云曹

出為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

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闢置左右輔徐廣

鼎三年丁卯歲徙西初大農掌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

平準書

逐韋昭曰戰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

丈旗幟加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

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

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

出軍於豫章也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

室之脩如此日遷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農太

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

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

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僕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索隱曰樂彦及宮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

自糴乃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出有祿秩家

足也

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

四

三

二

一

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富人或闕

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乃徵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

衰矣博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書

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

引也馬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今之相引似若得去本

則枝葉第云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闕雞走馬者謂之

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闕雞走馬者謂之株

闕雞本勝時名故是時山東被河蓄及歲不登數年人

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

日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刈應

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

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

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

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_一徵徵為澤曰徵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徵

之備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

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贊曰先是新秦中千里官假

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仞新秦中

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

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

謂與氏母馬令得為馬種今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

什一也贊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徵邊

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

充故除告鄉不復取於民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

治道橋繕故呂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

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身

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

人發三河以西驅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民音參姚氏音連

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而上郡朔

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將

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
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
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
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畝
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
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
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祝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
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也惡王削縣侯弟國。索隱曰劉氏云言列

侯多以百而數故坐酎徐廣曰元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謂口

鐵器民患賈貴索隱曰言指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貴

苦其不切也苦又音古言器苦賈不切凡病之器

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

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徐

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

夷以為武都牂牁牂牁流犂汶山郡及地理志且以其

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故俗治毋賦稅南防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

曰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吏卒奉食幣

物傳車馬被具

索隱曰奉音扶用反包氏同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

經常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

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入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

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儻費

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儻言所輸物不足償其產載之費也

謝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軍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
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以羊
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
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
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金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
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齊隱曰謂吏坐市販物
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

齊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

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被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五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
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室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貝
為貨其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所從來
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以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

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
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

日時一作哀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

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

各競就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

通輕重之權

管子有輕重之失

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

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禮記自是之後天

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

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

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

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銀也

赤赤銅也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

如傳曰布如刀

見食貨志

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

金以溢名

孟康曰二兩為溢

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

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

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

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

通貨天下

既入縣官

或振華夏

其名乃布

其文龍馬

增筭告緡

裒多益寡

弘羊心計

卜式長者

都內克殷

取贍郊野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新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夫命主有命國語云黃法直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

窮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大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世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太伯弟仲雍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之今蘇州也相符合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也離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

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

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

不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

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

而託採藥生不事文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及使季歷

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

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

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

宋衷曰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

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

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

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

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

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從勾吳宋

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吳之六遂弥縫解彼云是太

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謂既有其地勾吳何憊不知真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本之文或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

伯卒

皇覽曰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

索隱曰吳地記曰仲雍家在吳縣常孰縣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並列

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

殷求太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

是為虞仲

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虞左傳曰太伯虞仲夷逸隱居放

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列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与孫同號也

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

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所

反柯相卒子彊熈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

音橋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遙

又音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羽卒子夷吾立夷

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

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卑軫是

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傳

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

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

二月滅虢師還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

白夢莫

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

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

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大允從太伯至壽

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

春秋唯記卒計壽夢楚之云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

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聚車令其子為吳行人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尔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

教吳乘車殺之戰陣殺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鄢陵之會吳入

吳於是始通於

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本在衡縣南也

○索隱曰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二

十五年王壽夢卒

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

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從勾吳宋衷曰孰姑壽夢

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

讀姑為諸孰姑壽夢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

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弱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索隱曰左氏曰閭韋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

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勾

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

才爾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

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正義曰祭劍界反昧

反哀焉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謂也餘祭也夷昧也

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
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
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文杜預依史記
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
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
左氏孤庸對趙文子謂夷未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
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夫字不應此言季札
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
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
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樊從吳也。索者樊
隱曰按在左氏襄十四年諸樊
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
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刍也負

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

君曹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

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

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

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

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君子

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

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

索隱曰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

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

其室而耕乃舍之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

平公初立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

索隱曰左傳義十六年春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一月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于棠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棠
棠牛氏曰吳王勇而輕若咎之將親門我護射之必殪
是君此死驅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
卒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
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三
十一年左傳
趙文子問於屈狐肅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
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
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平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
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子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
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
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
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
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
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

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萊邑杜預春秋釋例王餘
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為此言也

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

縣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魯所受四代

之樂也杜預曰魯以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

曲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歌

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惠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

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

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至

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音肆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

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歌聲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

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泱泱良反泱泱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王肅曰言為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出

或將復興歌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

預曰言其

不荒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

王業故言其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

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歌魏曰美哉泝泝乎大而婉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

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宜其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

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泝音馮又

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以約也大而約則險節易行左

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

聽爾非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

自鄧以下無譏焉

服虔曰鄧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无所刺譏

歌小雅杜預曰小

雅小正亦樂歌之章

曰美哉思而不貳

杜預曰思文武之怨而不

言

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其周德之衰乎

杜預曰猶有先王之

遺民也

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

歌大雅

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

哉熙熙乎

杜預曰熙和樂聲

曲而有直體

杜預曰其文王之德

乎歌頌

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曰至矣哉

賈逵曰言直而不

倨

杜預曰倨傲也

曲而不詘

杜預曰詘撓也

近而不偏

杜預曰遠而不

攜

杜預曰攜貳也

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從鄴武

復而

杜預曰節

不厭

杜預曰新也

哀而不愁

杜預曰知命也

樂而不荒

杜預曰節

用而不匱

杜預曰德弘大

廣而不宣

杜預曰不顯也

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

民所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處而不底杜預曰守行而

不流杜預曰制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

八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盛德之所

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見舞象削南籥者賈逵曰象文

也索隱曰削音朔又蘇耽反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

及已以戕紂而致太平也索隱曰憾見舞大武賈逵

武周公所作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

賈逵曰韶護曰聖人之弘也弘太也猶有慙德聖人

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无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

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非禹其誰能及之見

招削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

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如天之無不燾也燾達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

日有他樂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

吾不敢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得所歸難不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

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正義曰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

之乃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父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以經

國家利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遠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

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

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

遂以宿字替戚戚爾既是邑各理應不易聞鐘聲服虔曰孫

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鐘聲服虔曰孫

文子鼓鐘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

作樂也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

文子也獲罪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者

獻公以戚畔也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

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

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南

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

晉說趙文子

索隱曰名武

韓宣子

索隱曰名起。正魏獻

子

索隱曰名舒

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服虔曰言晉國之將

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

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吾子直

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

必思自

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

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

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

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

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

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夷卒二

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
立四年餘祭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十年
正是餘祭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
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
問王疾縊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十年楚靈王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郢謂之郢穀

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

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鄆縣

東公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十一年楚伐吳

至雫婁服虔曰雫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

至雫婁略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

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

子餘祭觀舟閻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入則輕死之

道也合在季札聘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

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此即子

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弑

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

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

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

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此本云夷昧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敗而

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當

春秋卷之六 吳王 十

昭十六年比二年公子光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

奔公子光客之素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

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

而排於都是謂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以客禮接之

系本以為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

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

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

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

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素隱曰昭二

所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

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地理志居棠屬盧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

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案隱曰左氏無其事二女家怒相滅兩國

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

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居棠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

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

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

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刺左傳作鱗設諸刺客傳曰諸棠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

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

諸曰夫豈一人之下必中萬人之上胥因見之光喜乃

而相之雄鏡深目後口熊臂知其勇士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案隱曰依左氏即止

左氏即止

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十三年春

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台在僚十二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上

吳欲因楚罃而伐之二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

使公子蓋餘燭庸賈述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

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廢刑不欲言掩也賈述

及立顏并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

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

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

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楚之六滿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

晉以觀諸侯之變察強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

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述曰時言皆專

誦曰不索何獲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

子雖至不吾發也王肅曰勝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解

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

語不近情過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

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

之身也服虔曰言我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

地為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而謁王僚飲

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據不知出何書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

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械。索隱曰

鉞內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

黨殺已素避之也

○索隱曰詳音防為布字左氏曰光為足疾詳使專諸
即為也或讀此為字音為非也豈詳為重言邪

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

故曰匕首也短刃可抽者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

交於劔賈逵曰交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

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發

祀民人無發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

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復位而待曰復

光命本位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闔公

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

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

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略也王闔廬元年

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

王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皆披美反吳以為大夫三年

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楚拔舒殺吳王將二公

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

子胥對耳照四年伐楚取六與滿五年伐越敗之六年

楚使子常囊尾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尾為迎而擊

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在左傳定一年當為闔

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二子對曰楚將子常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

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年經蔡失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吳王闔廬是也吳王闔

廬弟夫槩正義音欲戰闔廬弟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

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

昭王亡出郢奔鄭正義曰鄭公弟鄭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鄭公卒之弟懷也欲

弑昭主昭王與鄭公犇隨正義曰隨建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

胥伯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十年春越聞

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

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棄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

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

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

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女商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括地

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其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

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

都胥胥胥曰都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

若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見此以為

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潘子臣小惟子

及大夫七十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都此言番番音潘楚邑

名子房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

夾谷孔丘相犁弥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

杜預以為相會議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

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

使茲無還揖對蓋是攝國相也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

句踐迎擊之攜李賈逵曰攜李越地杜預曰吳郡越使

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賣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

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之士也正義曰挑音田烏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正義曰吳師觀之越

行故即反造千到反呼火故反判堅鼎反吳師觀之越

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林

蘇臺名在吳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蘇臺西三十里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

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陞去攜李七里北

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為乖異杜預註闔廬使立太子夫

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此黃六

十步水綵一丈五尺桐棺三重傾池六尺玉鳥之流扁

諸之劒三千方負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劒在焉卒十

餘萬人治之取士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

虎丘。索隱曰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

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頃音胡貢反以

水銀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

為池王夫差元年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

代諸樊已下六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索隱曰左傳定四

王唯二十五年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

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

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

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

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大湖中入按越語云敗五湖也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

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

山抹故以鳥棲為喻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

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

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

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

越節美女八人納大宰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也斟灌斟尋

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

曰過音戈寒促之子澆所封國也猶姓國晉世道記曰

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澆灌

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

吳世家

縣云故曰古州淮禹後今埤城是也埤與斟同滅夏后帝相

服虔曰夏后帝相之妃后緡方娘也賈逵曰緡有初之姓

相啓之孫

逃於有仍

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

而生少康

服虔曰后少康為

有仍牧正

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

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

賈逵曰有虞帝舜之

後杜預曰梁國虞縣

有虞思憂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

邑之於綸

賈逵曰有虞縣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

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

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

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諫澆季

侯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服虔曰以不失舊物

賈逵曰物

日物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

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

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

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
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
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
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
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
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繒杜預曰魯
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
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
禮王台諸
侯事礼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
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
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
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因
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

左傳驕作邪杜預註左傳亦曰邪今魯國十年因伐

驕驕是也驕邪聲相近自亂耳驕宜音邪

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

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

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墮也越墜也顛越

曰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割珍無遺育無畔易種于商

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之越之吳王不

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

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還報吳

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

子按左氏又曰反從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

刎。索隱曰：刎，名見越絕書。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

正義曰：屬音獨，鑿音勺，于反。今可為器。索隱曰：梓，樹名，類因更文爾。扶吾眼置。

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扶，烏尤反。扶之，王惛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鵠夷投之江。

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

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盡置城東，開入滅吳也。齊鮑氏

今精號曰：示浦門曰：歸，鮑氏是從東門入滅吳也。齊鮑氏

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

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

下言鮑氏又鮑叔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陵戰之前，乃從海亡。餘廣曰：攻

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二年，吳召魯衛之君會。

於橐臯

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浚道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于橐臯

常族會吳于鄆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傳三飲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

曰往也衛侯不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臯也鄆發陽也廣

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臯縣名在壽春橐音吐各反臯音姑遠音七則反遺音才猷反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欲霸中

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

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

差夫差惡其聞也

賈逵曰惡其聞諸侯

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

服虔曰以絕口

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

於周室我為長

杜預曰吳為大伯後故為長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

伯

杜預曰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

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戰晉次

之與外傳同駟寧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戰晉次

趙鞅呼司馬寅曰日將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茲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

諸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

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

德輕不忍又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

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伐晉楚為會先書晉

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與晉

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

亡太子內空王居外又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

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

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後

吳世家

伐吳

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謀吳二十

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勾踐

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索隱曰國語曰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鄭縣即是其處

予百家居之吳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

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

去縣五十七里○索隱曰左傳云乃縊越人以婦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

猶山環青路未反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謙隱故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

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閑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

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索隱述贊曰

太伯作吳 高讓雄圖 周章受國 別封於虞

壽夢初霸 始用兵車 三子並立 延陵不居

光既篡位 是稱隘隘 王僚見殺 賊由專諸

夫差輕越 取敗姑蘇 甬東之恥 空慙伍胥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二十一